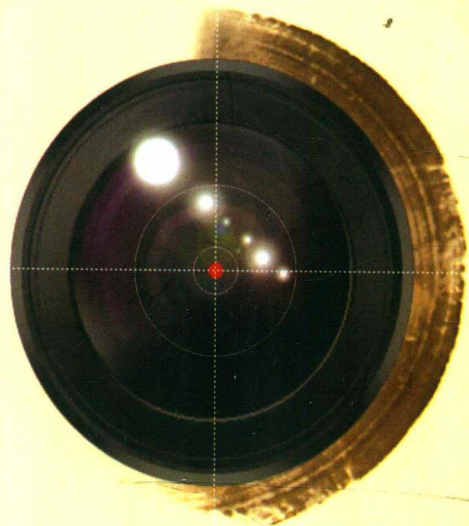


大传播丛书

新闻评论视域中的“鲁迅风”



XINWENPINGLUN
SHIYUZHONGDE
LUXUNFENG

宋立民 著

线装书局

【大传播丛书】第一辑

副编 (91) 日新图书馆

新闻评论视域中的“鲁迅风”

宋立民 著

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C01161942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闻评论视域中的“鲁迅风” / 宋立民著. —北京:线装书局, 2011. 7

(大传播丛书 / 宋立民主编 第1辑)

ISBN 978 - 7 - 5120 - 0395 - 8

I. ①新… II. ①宋… III. ①鲁迅 (1881~1936) —人物评论 ②新闻—文学评论—中国 IV. ①K825.6 ②I20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4627 号

新闻评论视域中的“鲁迅风”

著 者:宋立民

责任编辑:郝文勉

排版设计:双 川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 址:北京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 话:010 - 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www. xzhbc.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21.5

字 数:368 千字

版 次: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3000 套

定 价:385.00 元 (全 12 册)

单册定价:51.50 元

01161942

新闻评论视域中的“鲁迅风”

本书得到

湛江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湛江师范学院
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湛江师范学院

序 言

立民学长寄来大作，命我作序。此于学术、于伦常，我都非合适人选。在情采、词采上，立民兄才华横溢，英气逼人，我等更是望尘莫及。但兄命难违，于是也就战战兢兢地写下如下质木无文的几句话，聊表小弟的祝贺！虽嫌笨拙，总不失诚意。

很多人以为，新闻主要是以传播真实信息为其要务的，甚至也可以严肃地说，它是意识形态、政治的工具。而其实，在现代社会，新闻并不多么追求真理、事实和信息，它具有很强烈的娱乐作用，以娱乐为核心。如果说新闻并未脱离报道真实事件的宗旨的话，那么现今它也是被“娱乐”重新结构了，落得一个附属的位置。那些热衷于阅读各种政治新闻的人，过去我们说他们政治觉悟高、积极上进、关心国家世界大事，实际上与普通人在聚会的饭桌上传播政治笑话、桃色新闻趣味上都差不多的。整天阅读政治新闻，并不必然证明他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现今新闻就是“娱信”(infotainment)。

要娱乐，就不能太复杂，太深度，太思想化，也不能太理性、太功利。以娱乐为宗旨的新闻于是构成了与现代社会主流价值的美学距离。不过，与通常的美学距离不同，它不是批判性的、建构性的，或者，革命性的，而是耗费性的，以自身为目的，为娱乐而娱乐。或有新闻制作者并不以娱乐为目的，但在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这不妨碍受众对严肃的节目做娱乐化的解读。

有人曾担心媒介的迅猛发展会带来“文学的死亡”。然从娱乐的角度看，新闻与文学则正是一对孪生兄弟。新闻是一种貌似真实的文学，而文学则是貌似虚构的新闻。如果说文学真的死亡了，那替代它的一定就是(文字)新闻。或者也可以历史地说，新闻从来就是一种形式的文学。

立民兄数十年如一日，沉潜于鲁迅与新闻学之教研，今始得将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互辨，独辟蹊径，言人未言，对于推进鲁迅研究，对于推进新闻研究，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惠敏

2011年6月于北京西三旗

目 录

序言	金惠敏(1)
引言 “鲁迅风”的界定与运命	(1)
○新闻评论学中的鲁迅杂文	(2)
○“尚可以为”与“半绝望”	(3)
○“三怕周树人”的悲哀	(4)
○谈“鲁”色变的背后	(5)
○传世文学多半“压抑”	(7)
○从“显学”到“难学”	(8)
○鲁迅研究课程：“立体化阐释”	(9)
第一章 杂文与时评的交叉及分野	(13)
○“杂文”的广义狭义	(13)
○新闻评论与杂感的交叉	(14)
○杂文与小品文、随笔、时评的异同	(18)
○时评上升为杂文的美学	(19)
○文化积淀的沉厚	(21)
○联想、对比与引用	(22)
○抒情主人公的诗化气质	(23)
○关于“建设性”的辩证	(23)
○高校讲章与“鲁迅风”的位置(上)	(25)
○高校讲章与“鲁迅风”的位置(下)	(27)
第二章 “鲁迅风”的“全体裁渗透”	(29)
○“乐观于杂文的斑斓”	(29)
○反映“中国的大众的灵魂”	(30)
○“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	(33)
○“新闻评论体”小说	(34)
○散文与散文诗里的社会评论	(35)
○六首新诗的“论理”成分	(36)

○旧体诗与书信的“评论本质”	(37)
○杂感家一生的自我总结	(40)
第三章 鲁迅的新闻宣传理念	(42)
○评论家的角色定位	(43)
○自信与彷徨二重奏	(44)
○叱咤风云中的破帽遮颜	(45)
○目光敏锐与偶失偏激	(46)
○贯穿终生的真实理念	(47)
○评论家的坦诚心底	(48)
○陈述与辩驳的真实	(49)
○道歉:喝干自酿的“酸酒”	(50)
○“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	(51)
○行文简洁与“标题党”	(53)
第四章 编年批评观照下的命名意识	(55)
○“编年”的概念	(56)
○《坟》:“生命痕迹”的“埋藏”与“留恋”	(57)
○《热风》:“时弊不死”而“空气太寒冽”	(57)
○《华盖集》:常人交上“华盖运”	(58)
○《华盖集续编》——继续“捣乱”而“让仇人难受”	(59)
○《而已集》:“杂感而已”——“杂感”=“而已”	(60)
○《三闲集》:“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61)
○《二心集》:“毫不可惜这熟识的本阶级的溃灭”	(62)
○《南腔北调集》:吞吞吐吐到欲说还休	(63)
○《伪自由书》:“‘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	(64)
○《准风月谈》:“差一级不够”的“谈风月”	(65)
○《花边文学》:“以示重要”与“为了稿费”	(66)
○《且介亭杂文》:半租界亭子间的“地摊”	(68)
○《且介亭杂文二集》:“我几乎不谈国事了”	(69)
○《且介亭杂文末编》:“真如捏着一团火”	(69)
○《集外集》:出屁股銜手指的照相	(70)
○《集外集拾遗》:“异体叙述”的评论典范	(71)
第五章 经典杂文集的前言与后记	(72)
○《八月的乡村》序与《海上述林》广告	(72)
○评论的内涵与外延	(74)
○全集首篇《坟·题记》的意义	(75)

○洋洋万言的“巨大后记”	(78)
○“妙文”《新儒林外史》“第一回”	(78)
○《死》:生命的后记	(80)
第六章 反孔姿态背后的历史纠结	(83)
○“权势留声机”与精神认同感	(83)
○“国人不可不知”的五句《论语》	(85)
○正统牌的国粹大师	(86)
○“生命感”与“生存感”	(87)
○两位“圣人”的“互文”命运	(88)
○为官之学与“为己之学”	(89)
○中和韶乐未“失传两千多年”	(91)
第七章 新闻评论中的“旧闻评论”	(93)
○“一本有着寂寞命运的书”	(93)
○陈西滢教授的“人格指责”	(94)
○驳诘经典:《不是信》	(95)
○彼时彼地的学术规范	(97)
○“整大本的剽窃”的由来	(98)
○“谎狗”旗子回敬“正人君子”	(100)
第八章 “鲁迅风”的基本评论方法	(102)
○两类评论的列表	(102)
○一刀见血与随机评点	(103)
○层层进逼与透骨到底	(104)
○机智诡譎与剑走偏锋	(105)
○以毒攻毒与请君入瓮	(105)
○十全大补与议论合一	(106)
○逆向思维与归谬法	(107)
○以古例今与追本溯源	(108)
○介绍鼓吹与答疑释义	(109)
○类比推理与反义对比	(110)
○指桑骂槐与现身说法	(111)
○朝花夕拾与兼顾表里	(112)
○立此存照与好用反语	(112)
○借鸡下蛋与词语梳理	(113)
○非常社论与怀人论世	(114)
○以小见大与动物世界	(115)

○设喻联想与异体叙述·····	(116)
○刻毒笔法·····	(116)
第九章 从“骂人文选”到“唯美杂感”·····	(118)
○鲁迅“骂人”论列·····	(118)
○关于“私怨”与“公仇”·····	(119)
○刘大杰“断句之骂”·····	(120)
○进化论与“祖师爷”·····	(122)
○“准风月”之际的“唯美杂感”·····	(123)
○在夜间作《夜颂》·····	(124)
○“唯美杂感”中的文明批评·····	(126)
○“那么，素园，从此别了！”·····	(126)
○“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	(129)
第十章 鲁迅韵语的新闻评论特色·····	(131)
○八种新闻评论色彩·····	(131)
○“三支歌”的经典意义·····	(133)
○“戏仿”的功底与“熟吞活剥”·····	(135)
○改原意而反用·····	(136)
○袭原意而化用·····	(137)
○谐原意而活用·····	(138)
○仿古意而今用·····	(138)
○先问谣谚之塗·····	(140)
第十一章 丹心青史能说·····	(141)
○评论家永久搁笔·····	(141)
○“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143)
○“无法直面的人生”·····	(145)
○鲁迅的当代意义·····	(147)
○丹心青史能说·····	(149)
附录 鲁迅新闻评论年表·····	(150)
后记 断虹明处海天低·····	(330)

引言 “鲁迅风”的界定与运命

身后万民同雪涕，生前孤剑独冲锋。

丹心浩气终黄土，长夜凭谁叩晓钟。

这是鲁迅的挚友许寿裳 1937 年的《哭鲁迅墓诗》。

2011 年，是鲁迅诞辰 130 周年与逝世 75 周年，吾侪忝列“吃鲁迅饭”的队伍许多年，是鲁迅给了我们安身立命的饭碗与争天抗俗的精神家园。知恩图报，这本小册子仅仅是一种回报的努力。

1946 年 10 月 19 日，在上海举行的鲁迅逝世 10 周年纪念大会上，郭沫若先生讲话说：“鲁迅的方向，是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对人民恶势力死不妥协的方向；追随着这种精神就进步，脱离它就堕落。……中国之伟大人物，过去人都说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鲁迅。”并且仰天长啸、放声呐喊：“大哉鲁迅！鲁迅之前未有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遗憾的是，如今，到了经济腾飞、改革给力、变化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在“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历史行进途中，在每读鲁迅总觉得有些世相似曾相识的背景之下，说孔子的此起彼伏，说四书五经的乃至《三坟》、《五典》的书籍卖相甚佳，而谈鲁迅话题的似乎日渐其少，讲鲁迅、学鲁迅的师生每每面有难色，中学课本里鲁迅作品陆续“撤退”。笔者撰写这本小册子，重要的参考资料仍然是 30 年前的四卷本《鲁迅年谱》，其中一些资料已经相当陈旧——如篇目中的《集外集拾遗》与《集外集拾遗补编》一锅煮，一些沾染着“阶级斗争为纲”意味的提法如今已经比较陌生，加上史料讹讹、过度发挥（如七绝《答客诮》，解释为“这是答复别人讥诮鲁迅疼爱儿子海婴而写的，抒发了挚爱革命后代的情怀。”夫 1932 年，三岁的海婴与“革命”何缘？）——鲁迅从“红极一时”的“中心”到了悄无声息地“边缘”。许久以来，“鲁迅研究”表面上一直是“显学”，而实际上是在暗暗降温，正在成为“忘却的纪念”。

在大家反复引用的毛泽东同志的“三家一主将，五最一方向”的论断前面，还有几句需要注意的话：“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年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

最英勇的旗手。”^①彼时鲁迅逝世才三年多,“革命”的成果已然史无前例,令人神旺。如今又过了60年,社会在转型,文化也在转型,“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尤其不该被遗忘。这也是笔者从事“新闻评论家的鲁迅”这项研究的初衷。

○新闻评论学中的鲁迅杂文

此处的“鲁迅风”不仅仅是文学史意义上的概念,也不是现代编辑出版学上的概念,而是鲁迅先生开创的新闻评论美学风格的概括。

作为文学刊物的《鲁迅风》确有其事。1938年,《中美日报·集纳》刊登旧上海文学评论人张若谷的文章《写文学随笔》,对鲁迅杂文颇有微词,一些附和者也先后附议,贬低鲁迅杂文。为此,1938年12月20日,《文汇报·世纪风》刊登了林淡秋等34人联合署名的文章《我们对鲁迅杂文问题的意见》,从四个方面肯定了鲁迅杂文的成就和意义。伴随着这场“鲁迅风”的大讨论,文艺界更为团结的同时,《鲁迅风》周刊1939年元月在上海应运而生,该刊捍卫与弘扬鲁迅杂文而弘扬民族文化的壮举,在当时抗日的历史背景之下尤其振奋人心。许多作家为《鲁迅风》撰稿,其中较有影响的有郑振铎、巴金、柯灵、唐弢、林淡秋、曹靖华、邵荃麟、孔另境、萧红、魏金枝等。他们利用英法租界的特殊环境,围绕抗日救亡的中心问题写出了许多战斗性盎然的杂文,发挥了前线抗敌的作用。

当时的《鲁迅风》名义上是冯梦云编辑,实际上是王任叔、金性尧编辑。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共出版19期,前13期为周刊,后6期为半月刊^②。

而笔者七十年后所论述的“鲁迅风”,虽然与当年的《鲁迅风》杂志不无精神气质上的联络,但是主要还是就新闻评论的特质而言,既包括鲁迅杂文——尤其是新闻评论的宣传理念、时代风貌、战斗精神、即时性、命名意识、文化情结,又展现鲁迅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序跋风格、文体分野、驳诘气质、审美特色——总之,是“新闻评论学中的鲁迅杂文”的概括。

这项工作有着鲜明的继承性,前辈们丰富的研究成果为笔者铺开了宽阔的道路。

这项工作也有着些许的开创性,冯光廉、刘增人、谭桂林诸先生主编的大型资料、百万余字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尚无“新闻评论学中的鲁迅解读”一章就是明证。以鲁迅的博大精深,以笔者的浅尝辄止,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能够有更为详尽而深刻的同类研究成果的出现,是笔者抛砖引玉的初衷。衷心期待年轻的鲁迅研究者能够潜心鲁迅学,结出改变前一段“非学理化鲁迅研究”怪味的扎实的果实。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版,658页。

② 参见徐瑞岳等编《中国现代文学词典》,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版,1119页。

○“尚可以有为”与“半绝望”

1936年10月19日晚——鲁迅去世的当天晚上，至交郁达夫正在福州南台参加一个宴会，同席的一位日本记者问道：阁下接到鲁迅先生逝世的电报没有？郁达夫惊愕不已，认为是谣传。据刘炎生《郁达夫传》记载：1936年8月间，得知鲁迅患病，郁达夫曾经专程前往上海探望，见到鲁迅病情好转，郁达夫颇高兴，并约鲁迅秋天到日本岚山同看红叶。而同年9月，妻子王映霞于“风雨茅庐”生下第四个男孩郁荀时，郁达夫却没有回家，可见他与鲁迅的情感超乎寻常。待到确证鲁迅之死为真实时，这位从骨子里真正了解鲁迅的挚友写下著名的短文《怀鲁迅》——

真是晴天的霹雳，在南台的宴会席上，忽而听到了鲁迅的死！

发出了几通电报，会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船靠了岸，到家洗了一个澡，吞了两口饭，跑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

这不是寻常的丧事，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象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①

“达夫赏饭，偷得半联”、“交谊至深，感情至洽”——应该说，郁达夫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认识，其深度、广度、高度和准确度都是划时代的。1935年4月，为自己编定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写序，郁达夫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

①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学》第七卷第五号。

溺爱。一经开选,如窃贼入了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结果还是把他们两人的作品选成了这一本集子的中心,从分量上说,他们的散文恐怕要占得全书的十分之六七。”1936年底,郁达夫又说:“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决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等,又因其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①

一个民族的光荣常常从自己的作家、思想家身上升起。对于本民族的伟大人物崇敬与否、研读与否、阐释与否、师法与否,是检验“有作为”与“奴隶性”的试金石。那么,七十五年过去,我们对于鲁迅先生的研读是否比郁达夫时代更深入、更全面了呢?在某些时候,我们的虔诚与努力是史无前例的,效果显著的,而在另一些时候,我们的努力又是大有提升空间的。

笔者之所以力图从新闻评论学与新闻评论家的角度探讨鲁迅及其文字,也正是因为以往从这方面切入的研讨尚嫌单薄,有不少疆域需要开垦之故。

○“三怕周树人”的悲哀

郁达夫的《怀鲁迅》曾经被选入高中第一册《语文基础训练》(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第二版),是为《纪念刘和珍君》一课设计的练习中选编的。不知如今这类教参里是否还有。但是,“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高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却是仍然给与我们足够的警醒。近十几年来,鲁迅作品在中学课本里“节节撤退”,人所共知——据报道,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版语文教材中,曾被誉为“经典”的鲁迅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不见了,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3篇——郁达夫的话还像鞭子一样抽打着笔者的灵魂。

2009年8月11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鲁迅论坛上,各地一线语文教师不约而同地透露:中学校园里有顺口溜流传:“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鲁迅的文章“生涩难懂”、不好学,几乎成了中学师生们的“共识”。还有老师表达了广大中学生的另一种“心声”:“读鲁迅的作品,好像看不到希望,很压抑。”

与此同时的消息是: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世界第一,想象力却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在中小学生中,“认为自己有好奇心的只占4.7%,而希望培养

^① 日文期刊《改造》一九三六年第十九卷十三号。

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只占14.9%。”想象力和创造力弱化,不仅妨碍抽象思维,导致数学学不好,需要大量依靠形象思维的语文同样也学不好的。

中国教育学会顾明远会长感叹:“还是现在教育的出发点出现了问题。”

顾先生说得太准确了。待到我们以回避所谓的“生涩难懂”而把鲁迅的优秀作品忘光了、删完了,文言文也不怎么学了,中学课本全都清水煮白菜般地“不生涩”了,距离中国教育的末路或许也就不远了。更令人担忧的是,“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并没有因为鲁迅作品的“撤退”而“带住”。

2011年2月21日,从新华网到各地小报,“鲁迅一句话考生头又大”的标题十分夺目而且相当“给力”。却原来,2011年“北约”自主招生考试的作文题走“简约”、“抽象”路线,“非主流作文材料”只有鲁迅的一句话:“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考生大呼难立意、没素材、直发懵,无处下手。有考生写“万里之外的海地地震,中国人伸出了援手”成了“扣题”的好作文。

作为长期讲授“鲁迅研究”课程的教师,见此新闻,实在是“歪头无法泪沾襟”。只觉得师生的“恐鲁”远远超过了国足的“恐韩”。

日前一说“材料作文”,不是驴喝水马过河,就是盖房子扔鞋子,总之是必须有件什么“事”在前面铺路,以便于顺藤摸瓜。这样的好处是学生不会懵顶头大没啥写,问题在于扎扎实实养成了“等材料”的懒惰思维。

毕业担任中小学老师的学生回来反映:孩子们早熟,高小就有恋爱苗头,高中已经不可遏制,此说在大学里得到了验证。有一次,大一写作老师出题:“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三成考生写到了初恋的地点。可见“材料”也不是不可以抽象的。“美丽的地方”为什么不可以是“无尽的远方”呢。“生活”不仅仅是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爱情”、“亲情”也是精神生活、灵魂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用鲁迅的上面那段话做材料,实在是匠心独运而无可厚非的,确实给考生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海子诗曰“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试想,比“远方”更远的“远方”难道与我们的考生没有关系?巴萨不远?皇马不远?韩剧不远?超女不远?水晶鞋和玫瑰花不远?喜羊羊和灰太狼不远?哪一个与我们的学子无关呢?为什么一定要从“助人为乐”、“国际主义”立论?考生的对比、联想、创造力、“素质教育”跑到哪里去了?

鲁迅的那段话出自他逝世前一个多月的著名文章《这也是生活……》,是临终前的大悟。文字并不难理解,意为自己在昏迷中发现,除了国家、生命、战斗、文学……之外,每个人的普通生活也是生活,“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都可歌可泣的”。而自己与社会的联系又是血脉相连,无可逃脱。为什么学生就是无从理解、懵懂一片呢?

○谈“鲁”色变的背后

萨特有名言:“我们的恐惧来自对于恐惧的恐惧”。

为什么还没有接触鲁迅,就已经被“集体无意识”地“恐惧”了。一大原因是习惯性畏惧:谈“鲁”色变。都知道鲁迅难懂,都知道“三怕周树人”,所以未提笔写文章先发抖。其实,把“鲁迅”二字换成“韩寒”,很可能就变成了喜剧,于是反而有思路、不凝滞了。

另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教师水平的问题:遇“鲁”破胆。如今大学尤其是师范院校的现代文学课常常“见到鲁迅绕着走”。本来课程已经简到不能再简,两年的课程恨不能一学期搞定,于是鲁迅杂文往往一带而过,甚至只字不提。或曰“论战文字不算文学——章太炎都不收进自己的集子”,其实不过是“不好讲”或者压根讲不清楚而找出一个堂皇的偷懒理由。所以,这样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去教中学,势必浮光掠影、浅尝辄止,以己昏昏何能使学生昭昭?

严格地说,篇目也并不是衡量重视与否的最终度量衡,“文革”当中课本里鲁迅作品可谓多矣,但是那是“石一歌”等曲解之后的“重视”,是以歪曲为前提的。因此,我们我并不十分芥蒂在中学课本里减少几篇鲁迅的作品。因为数量多少并不能说明一切。《为了忘却的纪念》与《纪念刘和珍君》同类,删去亦无不可。但是因此说鲁迅“难懂”、“过时”、“不合时宜”,确乎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在进入新时期之前,中学课本里鲁迅的文章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学与出汗》等等,大学课本里鲁迅作品更多。思想认识不同的作家梁实秋、林语堂等成了参与“文化围剿”的“你死我活”的敌人,政治取代了文学。而鲁迅被简化为一根打人的棍子,选课文的标准是不问艺术品位,只说横眉冷对——中学课本选《阿Q正传》,截取“革命”一节,距离“精神胜利法”颇不近,为什么?因为“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盖鲁迅先生如果知道“造反派”对他视为同怀的瞿秋白及其母亲金璇“焚尸扬灰”的时候念的是“痛打落水狗”,如果知道他的弟子或私淑弟子胡风、巴金、萧军、丁玲、冯雪峰等等都成了自己的仇敌,而骂上门来的“狄克”(张春桥)与打人成性的“姚棍子”却成了“知己”,气的在九泉之下跳霹雳舞都说不定。

笔者对讲汉语的教授说过:用鲁迅作品作为经典白话文的典范是不妥当的,因为鲁迅不是朱自清、叶圣陶,可以作为范文教一教,鲁迅文字的魅力恰恰在于其不可重复性。不少时候,大家所谓的“生涩难懂”正是鲁迅文字的魅力所在,他对于汉语言文学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类乎莎士比亚之于英国。然而,没有“元曲释词”不易读元曲,没有刘炳善先生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辞典》,恐怕多数英语系的学生也读不了作为古英语的莎士比亚原文。鲁迅的作品也是这样,需要欣赏力更高的解读与阐释——甫进大学,某同学有“名言”:“歌德伟大,如果他没有写《浮士德》就更伟大了,因为《浮士德》我读不懂。”后来,当我对照郭老、钱春琦等几个译本、认真“啃”完而惊叹《浮士德》伟大的时候,已经将近不惑之年了。必须承认,我们的大学教师在解读鲁迅方面是有欠缺的,不完整的。新闻系的现代文学史才开一学期,十几周,每周两节,几篇作品一讲课时就完了,鲁迅杂

文皮毛都讲不到,更不必说“史”的概念。学生能够把握住而且“化”得开几乎不可能。

南下广东,笔者又讲了9年的“鲁迅研究”课,每一届选课的学生都说“几秒钟电脑选课就满员了”,不少学生怨声载道,要去找教务处讨说法,问为什么鲁迅课选修要限定人数?说明孩子们对于“民族魂”鲁迅是有需求的、充满学习的渴望的,也说明“代代相传”的历届学生并不以为鲁迅“诘屈聱牙”或生涩难懂。为什么到了中学就一塌糊涂了呢?我们的大学教师讲了鲁迅没有?是如何讲的呢?

2006年8月6日中国新闻网消息:这两天绍兴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鲁迅的长孙周令飞先生。由周先生牵头的第二届全国鲁迅学校交际交流会在绍兴举行。周令飞说:“听说现在的中小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现在很多学校普遍反映鲁迅的文章难教难学,如何让青少年学生亲近鲁迅,把鲁迅留住,这个课题值得我去做。”

从鲁迅的长孙口中得知“三怕周树人”,生长出鲁迅的土地是否有一股“想笑却又笑不出”的凄凉?

但是,又必须承认周令飞说得对:许多篇目的选择和教法值得商榷,如何把“民族魂”打进现代青年的心灵是一项重要的课题。甚至,打灯光、添字幕、加音乐已经不能教懂、教好鲁迅,到了“换剧本”、改唱腔的时候了。

○传世文学多半“压抑”

“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作为文学大家的鲁迅,值得反复研读的作品实在不胜枚举,如《野草·题辞》、《夜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之节烈观》、《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怎样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如《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如《铸剑》与《奔月》;如他的作为“中国旧体诗最后的奇葩”的近体诗。然而,几十年间选家受政治倾向的引导,偏偏要选那些政治性、论战性、攻击性很强的论战文字做教材,殊不知那样直奔主题的“咬定政治”恰恰是违背了鲁迅“首先是技巧的上达”的艺术原则。像小说《药》,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背景要讲半天,“人血馒头”为什么能够治疗肺结核又颇费口舌,师生与其说是在学习文学,不如说在复习历史。

就教法而言,我们的中学也依旧是大卸八块的“历史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点”……很难进入严格意义上的细读与审美赏析——十几年前笔者研究过中学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教师指导书,洋洋两三万字,嚼得稀巴烂,偏偏就是不见赏析式的解读,师生又如何不摇头叹气?

至于“好像看不到希望,很压抑”的感觉,同样“古已有之”。钱杏早在1928年的《太阳月刊》上就指出:“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展开《野草》一书便觉

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为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无数无数的坟。”

然而,“很压抑”实在也没有什么可怕的。《硕鼠》、《伐檀》不压抑?“自挂东南枝”的《孔雀东南飞》不压抑?“春花秋月何时了”不压抑?《神曲·地狱篇》不压抑?《奥赛罗》不压抑?都压抑。《红楼梦》看到宝黛结婚的“希望”了吗?《边城》里看到傩送回家的“希望”了吗?同样没有。能够流传的文学多半是难受的文字,压抑的文字,一味歌功颂德、吹捧皇帝的马屁文学车载斗量,有几家流传了呢?难受写好了,读透了,也就“移情”了,不难受了。既然生活本身有那些难受和郁闷在,写出来又有何妨?文学是人学,有一直高兴从不难受的人吗?说句不客气的话,反映中学生“读鲁迅的作品,好像看不到希望,很压抑”的所谓“心声”的教师,本身大概就没有进入审美的门槛。

而且,如果一定要找希望,我们同样可以在鲁迅作品——尤其是后期作品里找到一大批,如“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如“竦听荒鸡偏闾寂,起看星斗正阑干”、如“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和人类的希望”等等。

文言文是我汉语言文学的精华,其词汇丰富,抑扬顿挫,言简意深,奥妙无穷。作文是“一举成名”的大宗科举国粹——至今高考的作文还是重头戏,至今“考碗”有必不可少的申论,至今写作有特长的学生找工作容易得多,可见“写”的要紧。周树人是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的最好的作家,是世界公认的语言大师。现在“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我们的民族文化精华如何弘扬?我们的教育对得起祖先与后代吗?教育为什么搞到了如此“三怕”的地步?汉语言文学往何处去?这不仅仅是删掉几篇鲁迅作品就能够回答的。

○从“显学”到“难学”

四十多年前,“鲁迅语录”与“红宝书”一起造就了史无前例也难有后例的“红海洋”。配合“斗争”而浮光掠影的“鲁迅研究”一飞冲天,大大普及,由“隐”而“显”,已然“普及”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时不“用”的地步。街道、门窗、舞台、屏风上处处是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木刻头像,“三家一主将、五最一方向”是干部学生耳熟能详得无以复加的荣誉。按照常理,“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已经普及得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为什么短短几十年过去,“民族魂”鲁迅如此迅速地被“难懂化”而“边缘化”了呢?

过犹不及。或许,当初铺天盖地的、“谬托知己”的歪曲宣传,恰恰是迅速遗忘的重要原因。因为鲁迅在“文革”期间的主要任务是“痛打落水狗”,鲁迅的招牌成了打击干部群众的“匕首投枪”。许久以来,冷若冰霜的表情、凝成一团的眉